

2.5 万人“熟人社会”再造记

社会组织是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重要力量,是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载体,是提高治理社会化、专业化水平的重要渠道。

山东省邹城市千泉街道文博苑社区,一个容纳 8325 户家庭的城市新型社区里,2.5 万余名居民的生活图景正在被重新定义。在蹲点采访中,记者见证了这个城市社区如何通过引入和培育社会组织,增加社区服务供给,补齐社会治理短板,提升社区治理效能。

空间换服务 社区孵化 14 家社会组织

砚墨初香,宣纸铺展,在文博苑社区的书画课堂上,文博苑书画协会的张建中老师,正细心

地为孩子们指导书法技巧。

书画协会是文博苑社区孵化的社会组织之一。协会的成员是一群退休的书画爱好者,奈何无处安放笔墨春秋,只能在家中的一方茶席上品茗论画。网格员入户走访时,他们提出希望社区提供一个交流活动场所。同时,也有不少家长反映孩子有练书法的想法。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社区迅速牵线搭桥帮助注册成立了书画协会,由社区免费提供活动场所,协会定期策划举办书画课堂公益活动。协会成立以来,累计为超 800 名青少年和书画爱好者提供了书画培训服务。

“前几天,听居民们闲聊,说有些小孩看着体态不好。我们立即与瑜伽俱乐部共同设计了体态矫正课,帮助孩子们‘挺直腰板’。”文博苑社区社会工作者李雪说,类似的活动还有很多,吸引

了众多居民参与,“这主要是得益于我们引入和孵化了社会组织,为居民提供规范专业的服务。”

在走访过程中,社区党委书记常殿军告诉记者,这些年来文博苑社区党委秉持“空间换服务”理念,通过外引内培的方式,引进邹城市诗词楹联学会等社会组织 4 家,孵化乐智读书馆、永年太极拳等社会组织 14 家。在共建过程中,社区按照社会组织需求改造建设集书画室、舞蹈瑜伽室、传统文化室、少儿课堂于一体的社区活动场所。截至目前,文博苑社区服务中心累计组织各类活动 1000 余场次,服务居民超过 2 万人次。

服务聚民心 社团成员也是志愿者

新型社区居民大都来自不同地方,彼此相对陌生,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生人”变“熟人”,“熟人”帮“熟人”,营造出其乐融融的大家庭氛围。

63 岁的文博苑社区居民付华阿姨一点也闲不住,她上午到太极拳俱乐部打拳,下午去孟之韵艺术团学习拉二胡,空闲时间就参加社区志愿服务活动。“参加社团活动,不光学到了新东西,认识的人也多了。我们这些老同志在活动里发挥余热,既为社区出了力,又重新找回了价值感。”付华说。

居民参与社区治理,很多原

本难做的工作就变得简单了。今年年初,因为楼上漏水干扰到楼下,两家发生了激烈争执。恰好认识其中一户人家的付华主动出面调解,有了熟人从中说和,双方态度迅速软化,一场邻里矛盾就此化解。

“区别于乡村的熟人社会,城市社区往往是陌生人社会。在探索推进社区治理的过程中,我们以社会组织活动为纽带,重建和提升了居民的社区认同感和归属感,形成了人人参与、人人负责、人人奉献的社区共治局面。”千泉街道党工委书记房亚东说。

文博苑社会组织中 80% 以上的社团成员都加入了志愿服务队,成为社区治理的重要补充力量。千泉街道文博苑社区志愿服务队成立 8 年来,发展志愿者 400 余人,累计开展 960 余次志愿服务活动,志愿时长 3360 小时。文博苑社区先后获评山东省级文明社区、山东省绿色社区、山东省综合减灾示范社区、青年友好型社区、老年友好型社区等称号。

需求变资源 打造造血式的“互赢模式”

“这里食材新鲜,饭菜味美价廉,服务态度也很热情,在幸福食堂就餐真幸福!”文博苑社区居民刘大妈说。

文博苑社区幸福食堂开办初期,由于菜品单一、顾客较少,日常运营依赖政府补贴维持。为打破这一僵局,社区与邹城市餐饮

协会开展合作,引进专业团队,为居民提供低价优惠的丰富菜品,满足了不同群体的就餐需求。

“我们每天会在群里发菜单,经常和大家沟通菜品口味、做法,吸引了大量居民光顾。如今,我们的幸福食堂不光不需要政府补贴了,还实现了盈利。”常殿军说。

这种与社会组织合作的运营模式,切切实实让企业得到了利润、社区得到了收入、群众得到了实惠。今年,该社区又在祥生群贤府小区开办了第二家幸福食堂,两家幸福食堂日均人流量达千人以上,社区每年能获得 10 万元收益。

“我们还根据群众需求,积极引导其他社会组织,以低偿微利的形式开展国学培训、经典诵读等服务项目,并把收入全部捐给社区慈善基金,用于开展各类活动和孵化培育新的社会组织,为社区发展注入蓬勃动力。”文博苑社区工作者顾雯雯介绍道。

“公益+低偿”社区服务新模式,实现了让需求变资源,用服务换收益,不仅满足了群众多样化的需求,还推动了社区运营从“政府输血”向“自我造血”的转变。文博苑社区探索的社区主导、社团承办、收益反哺、服务群众的闭环运行方式,有效推动了社区发展、治理和服务的有机融合,让社区与社会力量合作的“大水车”稳健转动起来,为社区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据《大众日报》)



文博苑书画协会成员张建中在书法课堂上指导孩子们练习毛笔字

善工家园:270 多名“孩子”,一半是孤独症

胡斌是四川成都市武侯区善工家园助残中心(以下简称“善工家园”)的创始人,善工家园每天为 270 多名“孩子”提供托养照料、生活技能和社会技能康复训练以及就业培训等。

“虽然他们很多都成年了,但我们依然叫他们‘孩子’。”胡斌口中的“孩子”,是指 3—59 岁的心智障碍儿童和成人。

根据中国残联统计数据,我国有 1200 万—2000 万名心智障碍者(包括智力障碍、发育迟缓、唐氏综合征、孤独症等)。

“善工家园的这 270 多个孩子里有一半都是孤独症,他们存在认知、表达、沟通、学习和社会互动等障碍,是失能程度最重、照护压力最大的群体之一,同时也是困难群体里最边缘化、困难最多的一个群体。”胡斌说。

“阳阳,吃饭了没得?”“超超,你今天耍得好嘛!”胡斌一走进善工家园的教室,就热情地和特殊“孩子”们打招呼。

尽管得到的回应可能是一声尖叫、一段含糊的发音,抑或一通手舞足蹈,但胡斌和老师们依然每天热情地和“孩子们”交流互动着。

“全托是我们的重点任务之一。我们服务的大部分特殊‘孩子’都是重度甚至极重度心智障碍,他们生活自理能力弱,社会技能缺乏,很多无法进行良好的情绪行为管理,甚至有的‘孩子’有一定的攻击行为。”胡斌说。

王颖给女儿在善工家园找到了“避风港湾”。记者走进王颖女儿所在的教室,在老师的指导下,王颖的女儿正在练习扒蒜。“这是在锻炼她手部的协调能力,练习很久了,是托养生活中的各种训练科目之一。”王颖女儿的老师解释说。

王颖的女儿在这里找到了很多“同伴”,肢体能力、认知能力和生活技能也都得到了很好的锻炼。“希望善工家园这样的机构越来越多,更希望善工家园能够一直在。等以后我不在了,孩子也可以适应没有我的生活。”王颖说。

杨淑华是善工家园的一名特教老师,她至今记得带教的第一批孩子中一个患有孤独症的孩子:“姐姐无法控制自己,大喊大叫,情绪随时爆发。我无法和她交流,她会不停地重复着一句话‘妈妈敷面膜’,又会突然说

‘找姨妈,找姨妈’……我不明白她在说什么。”

后来,杨淑华把姐姐每天的行为、语言等一一记录下来细心研究,努力寻找这些碎片化的语言行为与姐姐自身的情感关联,终于渐渐明白了姐姐独特的语言。原来,“妈妈敷面膜”表示姐姐觉得孤独,想要找玩伴;“找姨妈”意味着她想要出门……

“我们这里的孩子,都很特殊。很多词汇都需要重复几百遍,他们才会明白。虽然想要和孩子们相处好、得到他们的信任和依赖并不容易,但是一旦得到他们的认可,他们回馈的就是最纯真的爱。”杨淑华说。

在善工家园,“孩子”们或在走廊自在穿行、或在教室跟着老师指导专心玩耍或训练,他们的眼神里透着阳光、动作上表达着热情。

善工家园是 2011 年在成都市武侯区注册成立的非营利性社会服务机构,拥有特殊教育、康复治疗、心理支持、行为矫正、生活照料和专业社工等岗位的 96 名专职工人,有 5500 多名注册志愿者和 1000 多位捐款人。目前是西部地区规模最大、涉及

智力残疾人服务项目类别最多的专业化助残社会组织。

“善工家园承接运行着武侯区残疾人服务中心的心智障碍人士生涯服务项目,项目场地由政府投资建设,费用补贴由武侯区按照家庭经济状况和残疾人等级补贴到每个接受托养服务的家庭,通过购买公共服务,由善工家园具体运营,提供对心智障碍人士的餐饮照料、康复训练、心理疏导等全日制托养服务。”胡斌说。

善工家园会针对每个“孩子”制作特殊儿童个别化教育计划和成人的个别化服务计划,致力于让每个心智障碍人士获得丰富且有尊严的生活。

“也许‘托养’这个词误导了很多。针对心智障碍人士,托养不是简单的吃喝照护,更不是‘关起来’‘管起来’。我们在做的托养实际上是一种校

园式社会化的集体生活模式,服务内容包含人际沟通、社会技能、居家生活、休闲生活、社区生活、实用学科、健康维护、工作人格在内的多个领域。”胡斌说。

让这些特殊的“孩子”融入社会,是善工家园的目标之一。

“为了让‘孩子’们具备更好的生活能力,我们准备了社区活动、定期购物、做家务、掌握社交常识、与社会资源互动等多种训练。同时,我们还为轻度心智障碍的‘孩子’提供职业重建,希望能帮助他们真正回归社会,像正常人一样参与到社会生活中去。”胡斌说。

(据人民网)



每逢传统节日,善工家园都会组织孩子感受节日乐趣